

北一女沒有教的功課

吳玲瑤 (1968 屆)

北一女有一個傳統，畢業三十年來個同窗大團聚，把散布世界各地的同學找回來，一起回憶青春年少的綠衫歲月，還設計了許多節目。我們那一屆有位同學提議來批判北一女教育的缺失，包括學校沒有教我們的功課。後來因為校友們太愛校心切，批判的議題沒有通過，但這想法卻一直在我心中縈繞不去。

➤ 沒有教我們如何快樂是一大缺憾

校友引以為傲的一流高中，沒有教我們如何快樂是一大缺憾。猶記得負責布置教室的學藝股長，在牆上貼滿了鼓勵用功的話，「學如逆水行舟，不進則退」、「人無遠慮，必有近憂」、「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勞其筋骨」、「一寸光陰一寸金，寸金難買寸光陰」、「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」，句句都不要我們太快樂，說什麼「吃得苦中苦，方為人上人」，我們全心苦讀吃了不少苦，結果還是普通人，壓力太大偷閒去看場電影，老師說結果一定是「樂極生悲」考不好。

到美國後我才學到西方教育裡的快樂，說什麼「生活中人人都有 trouble，一直去煩惱就是 make it double」。懂得快樂是最好的習慣，選擇快樂是一生最好的決定，王爾德說過：「人生如果不快樂，再有錢再成功也是白活。」把快樂視為終極貨幣，名與利都是快樂的附屬品。《獨立宣言》更宣稱人有追求快樂的權利，也許中國先聖先賢不講快樂，而講倫理道德，把吃苦當成美德。

➤ 與異性交往，學校採取三不政策

沒有教我們如何和異性相處是另一遺憾。害羞的護理課老師省略生理衛生某些章節，我們少之又少的性知識，來自比我們大一兩歲的僑生。她告訴我們，如果在至善樓前的游泳池上課時，男體育老師跳進游泳池，我們不要下去，因為萬一老師在水裡留下什麼，我們有可能生出一大堆小體育老師，我們信得緊。

教官說我們是在受教育，教育的英文是 education，翻譯成中文就是「愛的剋星」，把一群青春飛揚寫在臉上的美少女，塑造成一群小老太婆。學校還有一個很奇怪的邏輯，收到仰慕者來信的人會被記過，理由是「一個銅板不會響」，任你辯說根本不認識對方也沒用。與異性交往，學校採取三不政策：不准、不行、不可。因為不准，所以神祕，許多高中男生都對北一女充滿了幻想。我的小舅說他天天上學的公車上，有一位穿綠制服的可愛女孩，他偷看了三年，還沒有看清楚對方的全名，因為不敢直視，三個字只看到兩字，如今懷想起來都是拼湊的片段，不無遺憾。

以往保守的教育不可能有兩性交流課程，因此有許多奇怪現象。在家庭學校嚴管的情況之下，念女校的高中生沒見過幾個家人以外的男人，卻擋不住少女情懷總是詩的懷想，於是在想像中愛上男老師。有一次看到同學書上一堆的小圖圈，問她是什麼？她說：「老師噴的口水，留作紀念，乾了成這樣。」現在看起來，那時暗戀的老師一點也說不上英俊。暗戀，不過就是愛情一次自生自滅的過程，這般冰雪聰明的女孩，參不透人生的情愛議題。

➤ 不知如何克服考試後遺症

「青春無限好，只是要聯考。」層層考試下，烤出來的菁英還有心理問題，不知如何克服考試後遺症是同學們常談到的，活到六十歲還常夢見考試，面對試卷都不會，忘記帶准考證，醒來安慰自己不怕不怕，已經到了不必考試的年紀。

➤ 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

當然還有更多人感謝北一女給我們打下良好的學業基礎，培養了當綠衣人「唯我女校，寶島名高」的驕傲，也記得初入綠園的震撼，國中時曾經「鶴立雞群」的傑出，進了綠園成了「雞立鶴群」的尷尬，才了解什麼是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甚至神外有神是怎麼一回事。

（本文原文於 2019 年 12 月 11 日刊登於聯合報，校友會編輯組略修部分排版）

=====

作者：

吳玲瑤女士，1968 屆校友，北加州北一女校友會創會理事長，西洋文學碩士，海外華文女作家協會第十屆會長，美國暢銷幽默作家。著有《美國孩子中國娘》、《女人的幽默》、《比佛利傳奇》、《幽默酷小子》、《不幽默也難》、《非常幽默男女》、《生活麻辣燙》等五十二本書。吳女士的文筆以機智幽默見長，為海外最受歡迎的暢銷女作家，死忠讀者深入各階層，近年來她在美洲各城市的演講，頻頻打破當地演講會出席人數的最高、笑聲最多的紀錄。她捕捉的體裁都以海外中國人的生活感觸為主題，研究這一代海外留學生的歷史，吳女士的作品是不可或缺的資料。



